

第一章

青春与不愉快的婚姻

(1907 年 2 月—1915 年)

〔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·卜香，1888 年 10 月 14 日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，是新西兰富商、银行家哈罗德（后成为哈罗德爵士）的第三个女儿。凯瑟琳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1893 年，全家迁至距惠灵顿几英里外的卡罗里。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最优秀的小说中，都有着她对那时家庭生活的回忆。短篇小说《序曲》即作为小说《卡罗里》的序篇而得名。

1898 年，凯瑟琳全家又搬回惠灵顿。凯瑟琳十三岁时爱上了拉大提琴的男孩阿诺德·特罗威尔。阿诺德不久获奖学金前往欧洲旅行。凯瑟琳开始从师于阿诺德的父亲，学习拉大提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她的志向在音乐和文学之间摇摆不定。

1903 年初，凯瑟琳全家启程前往伦敦，把三个大女儿安顿在伦敦哈利街的皇家学院。凯瑟琳当时年仅十四。在此，她用“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”的名字，写出了最初的短篇小说。她在皇家学院的朋友当中，有艾达·康斯坦斯·贝克，她在凯瑟琳的生活中一再地出现（经常被称为由她为自己选定的名字：莱斯利·摩尔或 L·M·）。

凯瑟琳姐妹三人度过了近四年的皇家学院学习生活。

1906 年底，凯瑟琳的父母来到伦敦接女儿回国。凯瑟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英国，并决心很快重返英国。回到新西兰后，她更加确信她的祖国不能为她提供她所渴望的那种生活。直至 1908 年，凯瑟琳一直都在缠着她的父母，让他们相信她要成为作家的雄心壮志不是儿戏，而要实现这一雄心壮志，就必须允许她在伦敦生活。

1908 年 8 月，年龄不足二十但决心成为有成就的作家的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回到了伦敦。她每年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百英镑的津贴。这以后三年的经历在她一生中最为窘迫、最为混乱，而在其信件和日记中却鲜有记载。

1908 年至 1909 年，她与年轻的大提琴手阿诺德·特罗威尔重温友情，并爱上了他的兄弟小提琴手加尼特，但却同声乐教师乔治·鲍登（比她年长 11 岁）结了婚。她只同他过了一夜，就跑到了加尼特·特罗威尔身边，并且怀了孕。她到巴伐利亚去旅行。在那里，她写了许多小品，为她的第一部书打下了基础。后来她流产了，回到了伦敦。1910 年，她的德文小品开始出现在 A·R·奥瑞奇的期刊《新时代》上，1911 年 12 月《在一个德国公寓里》发表，并很有希望获得巨大成功，但是她的出版商史蒂文·斯威夫特后来破产了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凯瑟琳另有多次恋爱，并曾再次怀孕，但也以流产告终。

1912 年初，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认识了米德尔顿·默利。默利此时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，并刚刚开始编辑一份文学期刊《韵律》。1912 年，默利离开了牛津，并应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之邀搬进了她在伦敦公寓里的一

个房间。他们成了恋人。同时，凯瑟琳成了《韵律》的合作编辑。她的出版商史蒂文·斯威夫特曾主动提出出版《韵律》。然而他的破产使默利和凯瑟琳处于经济困境之中。他们的期刊继续出版发行了一段时间，并更名为《蓝色的评论》。

凯瑟琳·曼斯菲尔德致默利最初的信件，后来编成长篇书信集。这些信写于他们 1913 年夏天开始居住的乔里斯堡的一个小别墅。凯瑟琳每天都待在那里，而默利则去伦敦，周末才回来。

凯瑟琳如果不能与第一个丈夫离婚，就无法与默利结婚。直到 1918 年凯瑟琳才得以与第一个丈夫离婚。在这期间，凯瑟琳同默利的关系从热恋到疏远，经历了不同阶段。从 1913 年到 1915 年是她来去奔波的时期。]

日 记

1907 年

二月

我现在在海边，更确切地说是在岛湾的海滩，脸朝下趴在温暖的白沙上。大海从我面前向远方伸展开来。

在我右面是梦幻般的南岛雪山，它如同仙境一样地挂着云雾的帐幕。在我左面是连绵起伏的金色的山峦。两座白色的灯塔像两只俯视着海面的大鸟停在山巅。我身边躺着一只大黄狗，它浑身被海水浸湿，毛也卷曲了。我没穿鞋，也没穿袜子，只穿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，头上盖着一

顶巴拿马草帽，还拿着把大太阳伞，阿德莱达，我真希望你现在跟我在一起。

岩石将深紫色的倒影投在海面上。海水是蓝的，那是罗赛蒂 的蓝色，同时又是绿的，那是威廉·莫里斯 的绿色。啊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！我要在这儿一直待到深夜。我要在沙滩上漫步。让浪花冲洗我的双脚，还要到那间叫岩石房的小屋里去痛痛快快地喝茶，吃面包和杏酱。

在蓝色的海面上，漂浮着一只挂着橘红色帆的小船。毛利族的渔人归来了，他们的渔船在海上扬起了朵朵白帆。还有几个毛利人在海滩上站着。他们穿着蓝色的运动衫，厚裤子卷过膝头，太阳照在他们厚厚的卷发和脸上，使他们的皮肤呈现出深琥珀的颜色。太阳还照着他们裸露的双腿和有力的臂膀。他们正在拉一条被称为特库提的小船。湿漉漉的绳子从他们的指缝中滑过，然后落在浪花拍击的沙滩上，并组成了神秘的图案。

当新西兰更加人工化之后，她会产生能充分表现她的自然美的艺术家。这话听来有些自相矛盾，然而事实会是这样。

八月二十七日

今天我们演奏了韦伯 的三重奏。这段忧伤的乐曲非常浪漫，曲调有抑有扬，节奏感强，下午我产生了一种恐惧感，觉得没有什么可演奏的了，因为协奏曲我碰都不能

英国诗人，画家。——译者注

英国诗人，画家。——译者注

德国作曲家（1786—1826）。——译者注

碰。并觉得我的音乐水平没有什么进步。这有多么可怕啊！然而，音乐室的地板上洒满了阳光，而抚摸着大提琴又令我的感情泛起了波澜。他来了，我们立刻配合默契。我觉得他也很快活。啊！多么愉快的时光，我简直乐不可支了。“了不起！你已经真正掌握了！好极了！”对我来说这几句话比世界上任何桂冠都珍贵。接着，我们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了韦伯的一段逃亡曲作为结束，乐曲使我的心房颤抖。最后，我们在逃亡曲的伴奏下在吸烟室喝热茶，吃葡萄干圆面包，并谈论了婚姻与音乐。

十月二十一日

我讨厌这个家！天啊，他们有多无聊！我从心里讨厌他们所有的人，感谢上帝，我不会在这儿待多久了。

1908 年

五月

我刚读完伊丽莎白·罗宾斯的《来找我》。真的，这是一部匠心独运，光彩耀人的作品，它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。我感到我确实已经意识到妇女在未来的世界上能发挥多大的能量，尽管这一意识还有些模糊。说实在的，到目前为止，她们还从未得到任何机会来发挥自己的能力。还说什么“开明的时代”，“解放了的国家”，纯系一派胡言！我们被牢牢地套在自制的奴隶枷锁中。是的，我现在认识到这些枷锁是自制的，所以必须自己去把它销毁。哦，好极了，我的理想和对生活的信仰在哪里？奥斯卡还在紧紧地控制着我的灵魂吗？（我床头那棵梔子仍旧活

着。)我想不是这样,因为我已能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。那里有一点奥斯卡,还有一点西蒙斯和道尔夫·哈拉德,再就是易卜生、托尔斯泰、伊丽莎白·罗宾斯、萧伯纳、邓南遮、梅瑞狄斯^③。编织自己花纹繁丽的生活挂毯,最好多从几种色调和谐的线团中去抽线,但色调必须和谐,用不着自己去喂羊、剪毛、染线、标商标,高高兴兴地取现成的就行。用省下来的时间来完成更远的路程。独立性、决心、明确的目标、鉴赏力、清醒的头脑,这一切都很重要。又要说到意志了,应该认识到意志必须服从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,要知道天才潜伏在每一个灵魂里,我们内心深处的个性至关重要。

总之,我所需要的是力量、钱财和自由。有一种令人感到乏味的理论认为,在世界万物之中历代妇女真正继承下来的只有爱情。这种理论严重地妨碍了我们前进。我们必须逐走这个可怕的妖魔,然后,然后就会得到幸福和自由。

1909 年

六月

这令人厌烦的一天终于过去了。黄昏渐渐透过被雨水冲刷过的栗树枝条渗入房间。我定是昨日散步时着了凉。林中迷人的景致使我欢喜若狂,而今天却感到周身不适。给他写完信,我想工作一会儿,但是什么也干不下去。

英国诗人 (1865—1945)。——译者注

意大利军人、小说家、诗人 (1863—1938)。——译者注

英国小说家、诗人 (1828—1909)。——译者注

我感到很冷。谁能想象六月天穿着两双袜子，两件上衣，抱着热水袋还在发抖……疼痛使我发抖又发晕。整整一天都独自待在屋里；这儿的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陌生的。身上不舒服于是头脑也觉混乱。令人讨厌的事，令人恶心的事，一一在脑海中浮现。痛得轻点时刚刚将他们摆脱，痛得一厉害便又会重新出现。啊，我再也不光着脚在野树林里散步了，起码在我习惯于这儿的气候之前不能这样。

将来如有一天孩子问我：“妈妈，我是在哪儿生的？”我便回答：“在巴伐利亚，亲爱的。”我想那时我会重新感到今天的寒冷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寒冷，心里的，手上的，灵魂里的寒冷。亲爱的，今天我不那么悲伤了，只是很想说说话儿，并确信你在我的身边。就这些。

星期日上午

又是一个星期天。这一天给我们二人带来了多少甜酸苦辣？对我来说这是充满了甜蜜与痛苦的一天。从格拉斯哥到利物浦到卡尔顿山，到我们的家。天又下起了连绵不断的细雨。细雨使往事在脑海中萦绕。给你写完信之后，我下楼吃晚饭，喝了点汤。之后，我身边坐着的一位老医生突然对我说：“请马上去睡觉。”于是我便像羔羊一样顺从地走了。睡前喝了点热牛奶。这是个极为痛苦的夜晚。当我感到黎明终于到来的时候，点烛一看，方才十一时四十五分。我现在才知道安眠药有多大的诱惑力。床头的小桌上放着巴比妥。把一切都忘掉，然后酣睡到天明，那该

有多好！但是我没吃安眠药。现在我已穿衣起床。情思昏昏……

给默利的信

1913 年夏

仅向你问候早安。

今天日光明亮和煦，四周十分宁静。你一走，整个房子便陷入沉睡之中，在下星期五之前不会醒来，甚至不会在梦中微笑。我总感到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了——这儿就是新西兰。我很快活，亲爱的，只是不敢想你，一点儿都不敢。我总是要镇静很久之后方才敢于去想你。否则就感到受不了。你知道，当你不在的时候，你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像剑一样闪光而又刺人。

1913 年夏

杰克^①，亲爱的，我真是那样的暴君吗？还是你这么说仅仅是逗着我玩儿？我想我是个很不合格的家庭主妇。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，理家就会占去许多时间。如果我清扫两次之后仍不干净，或者要洗刷额外的、不必要的东西的话我真烦到家了。我急着想工作。这个礼拜已经有好几次了。你和戈登在聊天，而我却在刷盘子。反正，总得有人刷盘子做饭，否则就真会是“家中只有鸡蛋可吃”了。

① 即默利。——译者注

② Gordon Campell——原文注

我讨厌做这些事，讨厌得很，讨厌极了，而你呢？跟别的男人一样，认为由女人伺候理所应当。我来当女仆态度是不会太温和的。没有其他事可干的女人干干家务没有什么……而你却说我是暴君，夜晚我累了，你还要感到奇怪。像我这样的女人面对的难题是无论如何我也忘不了手头的工作。星期一，在你和戈登、莱斯莉走后，我满脑子里都是锅和火油炉，怎么也摆脱不掉，心里总在问：“够吃吗？”……并且听见你在喊：（不论我正在做什么）“哎，怎么还不上茶点？都五点了！”好像我是个干活手脚拖沓的女仆。

今天我诅咒我自己。我讨厌那个跑来跑去，一会儿摔门，一会儿泼水，并对你发号施令的女人。她穿着条脏裙子，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我讨厌那个对你喊：“你起码可以倒倒桶，冲掉茶叶！”的女人，并对她反感。难怪你“走过来时一言不发”。

啊！杰克。我希望能发生这样的奇迹：你把我抱在怀里，亲我的手和脸以及我的全身，并且说：“没什么，宝贝，我能理解。”

追寻其原因，我想全在于贫困。

然而，我爱你。我既感到骄傲同时又感到屈辱。你不理解我，然而却爱我，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星期三晚上十点半能在“皇家咖啡馆”会面吗？如不能，请在星期三上午之前通知我。如果可能，回来时我要到 57 号去睡觉，虽然我并不住在那里。

日 记

1914 年

三月十九日

梦到新西兰，非常快活。

三月二十日

又梦到了新西兰，是个痛苦的梦，而且像是不知道是否能买到回来的车票。

三月二十四日

今天是母亲的生日，我两点钟就醒来了，起身坐在窗台上思念她。我真想能够再见到她，看到她眉宇间轻浅的皱纹，并听到她的声音。但是我不去看她，她留在我心头的印记是完好的，我要保存着它。

四月二日

又开始失眠了。我决心把写完的稿子统统撕掉，然后重新开始。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苦恼无休止地缠绕着我，使我心灰意懒。哪怕只有一天我能恢复敏捷的才思，我就不会再感到无望。我在不断地做着努力——慢慢地构思，然后想出来的东西又在我眼前慢慢消逝。我毫无办法。

四月四日

今日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，深感欣慰。带着两先令十

一便士出去，却一个子儿也没花掉。但是，今天比任何一天都无聊，深感孤独。现在对我来说只有带着讽刺味道的东西写起来方觉真实。如果努力去寻找事物可爱的一面，写起来就显矫揉造作。然而同时我又害怕用嘲弄的手法进行讽刺，因此写作时总是迟疑不决，不知从何落笔。与坎贝尔和德雷共餐，然后去了“皇家咖啡馆”。羊在咩咩地叫，而我們也在喊叫，只不过声音不那么大。我们还看打架。一个女人背对着我，弯着胳膊伸着头，样子像只大鸟，德雷吓坏了。

八月十七日

我真不敢相信我曾喜欢过屠格涅夫。多么装腔作势！多么虚伪！确实，他很有才能，但是我总是认为《前夜》只不过是绝好的电影剧本材料。

[1914年10月，曼斯菲尔德和默利又在乔里斯堡租了所房子。从这儿走不远就可以来到 D. H. 劳伦斯的住宅。于是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。]

1915 年

一月九日

进城回来后干了会儿活，又撵了会儿鸡。一只棕色羽毛的鸡无论如何不肯离开花园。知道铁丝网中没有空当可钻之后仍在那里荡来荡去。我不能忘记现在有多冷，而且薄底鞋上沾了多少泥。劳伦斯和科特连斯基来了。对于他们所谈的计划我完全不能同意。他们走后我跟杰克躺到床

上，深深地爱着，奇怪地爱着。事情对于我们俩人来说再明白不过了。这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各自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为对方牺牲了自己的自由。我非常希望能吻吻他然后说：“再见 我的爱！”到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。我们脸贴着脸，我感到他的脸瘦小而我在渴望着爱。然后，我突然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想你已经走了，坎贝尔和弗莱达来告诉我这件事。”听到这话我并不感到烦恼或奇怪。（当今晚劳伦斯偶然提到弗朗西斯·卡尔科的名字时，我突然感到心如刀割。）

一月十日

夜里风高。早上弗莱达突然来了，她与劳伦斯大闹了一场。她真使我烦透了。晚上我们去劳伦斯家，把她留在我们家。这是个温暖的夜晚，落着大滴的雨点。我很乐意去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实在可怕。我身体不适，疲倦，心脏跳动无力。但是我们编了首歌为自己打气。雨水几乎溅到我的膝头，因此我十分紧张。 L. ① 今天情绪很好，他手里拿着一根小绳坐着，谈论何为真正的性。

一月十五日

收到了莱斯利和劳伦斯的来信。今天天气更糟。刮起了狂风，天黑得像铅块。我本想写信给他，但是我的信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平常信件的范畴，于是又停了笔。我把这事告诉了杰克，没有深说。晚上我们去了劳伦斯家。弗莱达今天不错，我忍了半天才没告诉她我烦透了。回到家中

后很忙，苦思苦想但无法工作，于是立即上床睡觉，梦见了新西兰。收到了克莱顿的信。

一月十六日

步行到劳伦斯家。他们真可怕，极不明智，而且无聊。

一月十九日

劳伦斯一家人来吃饭。他们迟到了。杰克做了个葡萄干布丁。劳伦斯今天脾气不好，但是他渐渐地为我的谈话所吸引。我们谈到了战争和战争的恐怖。我真觉得战争在毫无意义地向我和我不幸的爱情逼来。给他写了一封短信。杰克有时简直令人反感。

一月二十日

外面有人在砸石头。白昼非常安静，当不知哪儿来的微风吹过窗户的时候，树叶有时发出轻轻的沙沙声。老人砸啊砸，声音就像心脏跳动那么有规律。我像以往那样等待着邮差，然而没有我的信。

下午下了一场暴雨。我们步行到坎农的家中同他们一起吃饭。后来劳伦斯夫妇和史密斯夫妇玩了会儿牌。在这之后我们到劳伦斯家中睡觉。他家很乱，到处是报纸和枯了的槲寄生。我几乎没有睡着，但是感觉不错。

一月二十日

暴风雨的天气。今早我们步行回家。杰克跟我讲他做的梦。一路上我们总是在吵嘴。天又是雨又是雪，又是冰雹又是风。旅店的狗在吠；从远处传来了隐隐的喇叭声。

今天读了点书，做了点针线活儿，可是连一个字都没有写。晚间再进行写作吧。我安安静静地坐着做针线，然而内心却没有片刻的平静。想来真有意思。我感到精神和身体都非常疲倦，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在要我的命。我是在靠过去自己想象出的梦幻生活，但是我们二人都不再受梦幻的欺骗。

〔这个阶段曼斯菲尔德对默利产生了不满情绪，并与法国作家弗朗西斯·卡尔科互写情书。卡尔科也是太平洋殖民地人，生在努美阿，当时在法国军队当兵。1915年2月，在卡尔科的鼓动下，曼斯菲尔德直奔位处前线的格雷城，卡尔科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。二月底她又回到默利身边，三月和五月她两次到巴黎写作。〕

给默利的信

1915年3月23日

漫步来到巴黎圣母院后面的花园，树上开的白色与粉色的花朵明媚姣丽，于是我在长凳上坐下来。花园正中有一块草坪，还有个大理石雕的水池。麻雀在水中洗浴，从而溅起喷泉似的水花。白鸽在如茵的绿草上漫步，并不时地整理着羽毛。每条长凳和椅子上都坐着母亲、保姆或老祖父。刚会走路的孩子在用小桶和小铲做泥饼，或用小篮子来盛栗树的落花，有时还将祖父的帽子扔到不准游人涉足的草坪上。后来一个中国保姆走来。她穿着绿裤子，黑束腰外衣，头上顶着一顶小头巾帽，个子矮小，样子滑稽可笑。她坐下来边缝衣服，边鸟似地不停嘴地跟孩子说话，

还不时地冲孩子们挤眼，在头发缝里擦针。我良久地注视着这一切，然后突然觉得我是在梦中。我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家？不能过真正的生活？为什么我没有中国保姆和两个向我跑来抓住我膝头的孩子？我已不是小姑娘了，我是个女人！我想要这些东西！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这一切！整整一个上午写作。匆忙吃罢中饭下午又写作。然后吃晚饭，吸一支烟，独自一人待到睡觉时间。爱和欢乐的欲望在胸中荡漾，难以扼制。而生活却在干涸，像老年妇女乳房中的奶一样在干涸。我要生活，要朋友，要一所房子，要有人在周围，要花钱，要给予。（亲爱的，只是不给 P. O. 银行的存款。）

1915 年 3 月 25 日

昨天过得不错。文艺女神围成圆圈像波堤切利 天宫图顶上的天使一样地降临了——起码我是这样觉得——我的第一部小说向我张开了双臂，让我扑入它的怀中。我写完了很大一部分，但是首先要抄在薄纸上方能寄给你看。你读过之后也许会觉得我是在发疯。把你的感想告诉我，好吗？这是篇古怪的作品，我想是春天给了我激情我才这样去写。昨天写作进展不下去，于是停笔到码头去散步。我走了很远的路，黄昏时出发，夜里之后才回到家中。我散步时路灯亮了，那些小船在跳动。我倚在桥栏上，突然发现其中一只小船正是我心中酝酿的那篇小说的格局——规模不大，怪模怪样，或许可以说有点重，憧憧人影在强烈的光线和黑影中移动时给人以怪异的感觉。我还要写明

亮的、颤抖的光和哗哗的水声。（这，我的小伙子，是感情激发的结果）。我认为小说写得可以，当然，这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正规的小说。这个时节春意荡漾，因此我写不出任何严肃的东西。我非常想写一部富有春的气息的小说。

我选定了斯汤达来读。现在每天夜里都读他的作品，一早又读。

日 记

1915 年

五月十六日，星期日，巴黎

“...昨日买了本亨利·詹姆斯的小说阅读，正如人常说的“一直读到深夜”。书并不十分有趣，也谈不上好。亨利·詹姆斯的作品枯燥而又浮夸，然而我仍然吃力地、一页又一页地读下去，为的是读到那美妙的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。作品时不时地拨动我的心弦，给我以巨大的愉快。我不否认这是天才，然而书中全景描写过多，过于雕琢，失于浮艳虚夸。

这里我要加个注脚。书中的主人公，那个漂亮，才华横溢、富有、皮肤黝黑，机敏的伯纳德·朗格威尔虽然处世很精明，而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才施展并玩味他的全部才能。他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自己。说我什么都行，但是我不大会处世，也不聪明，然而我觉得我的情况跟他十分相似。我也观察人和事，而且从中得到一种微妙的、难以言表的愉快。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，这种愉快是无以复加

的。实际上我只能自我陶醉。如果我看到一个女孩下雨天像落汤鸡一样飞跑，我会说：“哎呀，来了个女孩！”然后开怀大笑，而有别人在场我就不会。我对所谓“大自然”的感觉也是如此。我想要观察的东西，别人不会停下来看一眼。即使别人跟我一道停下来，也是为了让让我高兴，提我的兴致或为了不跟我争吵。但是我的本性决定只要跟别人在一起，我就要考虑别人的意志和愿望，尽管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并不像我的那样值得重视。现在我一点也不想念默利，也不想回家。住在一所备有家具的房子里进行观察使我非常满意，也许是这儿的气候使之然吧。（一个出色的女孩刚刚走过去。）跟别人一起度过的生活，以及跟杰克一起度过的生活显得模糊起来。但是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，生活是异常可贵、美好的。生活的细节是生活中最为可贵的东西。